

花瓣饭

迟子建 著

童年是一朵开不败的花

一回忆，就绽放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花瓣饭/迟子建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1.5

(桃桃丛书/秦文君主编)

ISBN 978-7-5324-8642-7

I.①花... II.①迟... III.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18569号



花 瓣 饭

迟子建 著

丛书创意 秦文君

插画作者 周 雪

装帧设计 赵晓音

责任编辑 张 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张伟群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 字数 65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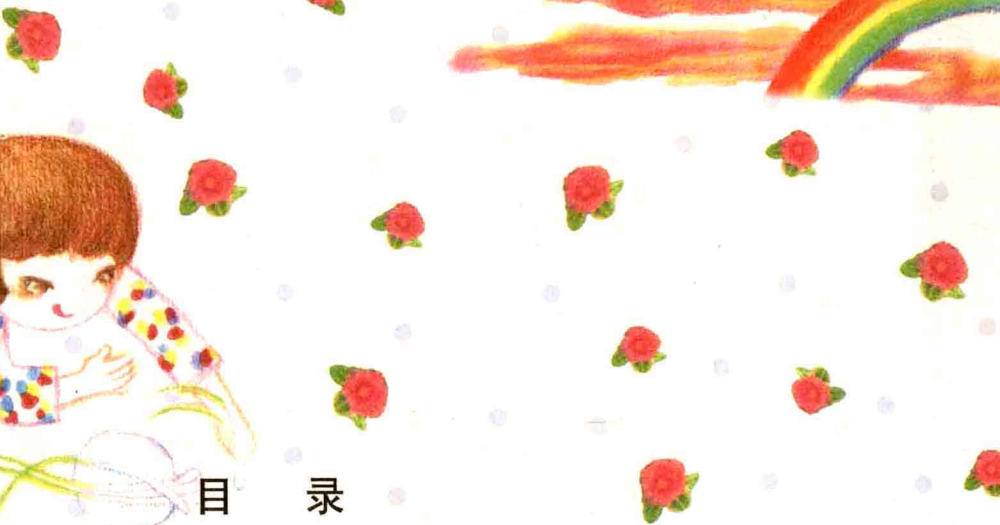
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642-7/I·3196

定价 1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花瓣饭 / 2

清水洗尘 / 33

夜行船 / 60

蚊烟中的往事 / 84

小狗 / 89

会唱歌的火炉 / 101

上天的九级浪 / 106

奏捷之驿 / 112

作家心路：蚩蚩儿 / 119

花瓣饭

迟子建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花

瓣

饭



风把屋檐下已经干枯了的艾蒿吹下来了。它从窗前划过,就像一条灵巧的腿,轻快地跳过一格一格的窗棂。这艾蒿是端午节时妈妈插上去的,说是辟邪。想必这屋子已无邪气了,它就像一个兴完风雨的巫婆一样走了。

风不是一股,而是很多。在我眼中,它们有粗有细,有强有弱。菜园的风,就是细弱的风,它们吹拂着肥瘦不均的菜叶,阔大的叶片只是微微动着,摇摆得并不厉害。所以白菜叶上的黑瓢虫不至于被晃得落下来,在豆角花上嬉戏的蝴蝶更是安然无恙。而瘦的菜叶,也不过耸着身子晃悠几下。可是你看半空的那些风,它们可就强大得多了。乌云被吹得一抖一抖的,脸色越来越青。狂风还使乌云的脸出现许多裂纹,它分明就要哭泣的样子。那些义无反顾撞向墙角的风,由于被碰了头,觉得没了面子,便不再



回头，干脆忍气吞声地自消自散了。至于那些奔跑着的花花绿绿的鸡，你看它们羽毛上的风吧，它是那么的柔软、轻盈，那羽毛被风掀得一瓣一瓣地张开，仿佛花儿伸着舌头在说话。

姐姐在灶上做饭，我蹲在灶前用炉钩子调理火，算是个小小的司火女神。弟弟呢，他在后屋逗着笼中的鸟。他叫嚷得比鸟还欢实。姐姐一会儿嫌我把火捅得太大了，一会儿又嫌我没有将火挑旺。也不怪她发牢骚，锅里炒着菜本该用旺火的时候，我却把柴火往灶口撤了撤，舔着锅底的火就蔫蔫巴巴了。而她煮苞米面粥急需文火的时候，咳，我把火侍弄得蓬蓬勃勃的，比除夕夜的焰火还盛。

灶房的门开着，我在听风声。风声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天色也暗淡得厉害了。突然，灶房骤然亮了一下，这短暂而巨大的明亮使屋子仿佛颤动了一下，是闪电出现了。跟着，雷声轰隆隆地炸响，门被震得咣当咣当地叫，看来雨要来了。

“要下雨了，快去关窗户。”姐姐吩咐我。

我撇下炉钩子跑到院子里时，雨点已经东一颗西一颗地坠下来了。我飞快地关窗，看到一窗的黑云像一群乌鸦似的盘踞着。鸡架里的鸡个个都缩着脖子，它们喜欢风，但不喜欢雨。风能梳理羽毛，而雨则会使羽毛变得凌乱。我把窗台上的肥皂盒拿回屋子，一旦它淌了雨，被泡化了，我们就别想有干净衣服穿了。

饭菜做妥了，姐姐正把它们一样一样地往屋中央的八仙桌子上摆。灶膛里有一汪金灿灿的火炭，它们明媚晶莹，散发着颤动的热气。那块大的如熟透的苹果，而小的则如娇艳欲滴的草



莓。这懒洋洋的火多半用来温水。爸爸妈妈回家后，总要洗上一把脸的。以往爸爸是不用洗的，可自从他到粮库当装卸工后，总是灰头土脸地回来，他不洗是没法吃饭和钻被窝的。温水除了供他们洗漱，还用来刷碗。

关了窗，又关了灶房的门，雨就强大起来了。雨声火辣辣的，仿佛炉膛上开了的水在哗哗叫，又仿佛一群大嗓门的婴儿被打屁股在哭。天色昏暗了。玻璃窗上弥漫着一波一波的雨水，使窗外的景致变得模糊了。

到吃饭的时辰了，可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。饭桌上的晚饭同以往一样，一大盆金黄色的苞米面粥，一盘炒土豆丝，一碗黄酱和一把青葱。此外，还有一碟淋了香油的杏黄色咸菜。咸菜里拌了些辣椒丝，所以它看上去就像一片黄土地上生长的一簇簇红柳，看上去十分明媚。

弟弟从后屋来到前屋，他瞥了一眼饭桌，嘟囔了一句：“又是这些破饭？”然后他又把眼放到窗外，骂，“他妈的下雨了！”

弟弟十岁，我十二，姐姐十五岁。也许是他小的缘故，什么都看不惯。他淘气，他的蓝布衫是双排扣的，其中有一排扣只剩了一颗，它看上去就像坚守最后一班岗的老兵。其余的扣都被他玩丢了。它们有的是被树枝钩去了，有的被狗爪子挠掉了，还有的是打架时被人给拽去了。他的衣领从来没有板正过，领尖总是打着卷。他眼睛不大，厚眼皮，一说话就爱撇嘴，且老是气冲冲的样子。他喜欢在外面跑，接触风和阳光的时候多，所以他的脸很黑，妈妈叫他“黑印度”。





黑印度说：“今天这雨他妈的真大，我得把五彩线放了。”

五彩线是端午节时妈妈给我们姐弟三人拴在手脖子上的。这五种颜色是：红色、粉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白色。白色和黄色很接近，当初我就把它们看混了，以为只有四种色。据说系了五彩线的孩子，上山不会招虫和蛇的叮咬，而且不会被夜晚时游走的小鬼给附了体。一般来说，五彩线要等到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来临时，用剪刀把它剪断，放到雨中，据说这样它就能成龙。我嫌它绑在手腕上难受，总感觉那里像是爬着条毛毛虫，所以未等有雨的日子，就在河边把它拽断，让它随波逐流了。黑印度呢，他嫌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太小，怕他放的龙因雨贫而不能兴风作浪，就将其留了下来。如今这雨气势宏大，他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了。他让我帮他剪断五彩线，掂着它跑进雨中，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叫：“要成就成条大龙吧！”

等他放完五彩线回来，已是个落汤鸡了。他把湿衣服脱下来，蹲在灶前去烤火，一边烤火一边打喷嚏。火炭的热气就像鞭子一样，把他衣服里的癞皮狗似的汗腥气给驱赶出来了，姐姐从里屋将头探向灶房数落他：“别烤了，难闻死了！”说完，她从立柜里面为他找出一件干爽衣裳。那衣裳的兜口和袖口都打着补丁，领子也被磨破了。黑印度把湿衣服扔进洗衣盆中，换上干净衣裳，他问姐姐：“你不把五彩线给放了？”

姐姐垂头斜着眼看了一下左手腕上戴着的五彩线，她带着凄怨的语气说：“我哪有那个福气！过些天山货下来了，我还得进



山去采，我要是把五彩线剪断了，到时碰到长虫来咬我怎么办？”听她的口气，那五彩线就是锁住毒蛇咽喉的铁锁，她轻易不能丢了这护身符。

的确，作为长女，她比我和弟弟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儿，喂鸡、做饭、挑水、拾掇屋子。此外，野生的浆果和蘑菇下来时，她还得进山采摘。我对家务活并不是袖手旁观，但由于天性懒惰，专拣那些轻巧活儿去做：抹抹炕面和柜子上的灰呀，给灶膛烧火呀，刷个碗或者淘淘米呀等等。妈妈说我“净干些面子上的活儿”。黑印度呢，他除了经管那一笼鸟之外，家务活儿他是不问不碰。你若让他去仓房舀一碗小米，他都不知道米袋子放在哪里。他更不知道锄头和镰刀挂在哪面墙上，不知道在院子外面刨食的那一群鸡中，哪几只是自家的。

雷声和闪电就像一匹匹快马，马蹄过处，乌云被击得七零八落。雨渐渐小了，天空也微微露出亮色。不过即使乌云全部消散，天也亮堂不起来了，因为已是向晚时分了。姐姐先前还对着桌上的饭皱眉头，担心雨如果不停下来，会耽误爸爸妈妈回家，晚饭会被推迟，那样她又得把已经端上桌的饭重新拿到灶房热了。

黑印度从后屋里把高帽子拿了过来。这帽子是用报纸糊的，下宽上窄，呈圆锥形。他把它扔到炕上，对姐姐说：“鸟儿把屎拉在这上面了，你擦擦吧。”

姐姐嘟囔一句：“谁让你把鸟笼挂在帽子上的呢？这帽子要是弄脏了，他们再让妈妈游街时，还不得罚她多走几条街呀！”

“这破帽子弄点鸟屎有什么？我看它比报纸上的那些黑字还



要好看呢！再说了，游街又不累，多走几条街有什么！”黑印度“呸”了一口，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等我把你那笼子里的鸟都给放了，我让它们拉屎！”我威胁黑印度说。我知道，这纸帽子不能有污点，否则批斗妈妈的人会说她认罪态度不好。

“你个二豁子整天净编反辫子，有那工夫你学学梳头得了，少管闲事！”黑印度不屑一顾地嘲讽我。

我排行老二，又是个大豁牙，黑印度就叫我二豁子。他一这么叫，我就哭，这回当然也不例外。姐姐素来把流泪的一方看做受欺凌者，她呵斥黑印度：“少在屋惹事，打把伞出去接接爸爸妈妈！”

爸爸半个月前到县城的粮库当装卸工去了。他骑着自行车上班，走二十多里的山路，早出晚归。爸爸以前在我们小镇学校当校长，他不满意工宣队进驻学校，让学生老是上劳动课，不学文化，便与工宣队的队长吵了起来。结果爸爸被告到县教育局，教育局又把他的恶劣言论上报到县委，他被撤职，发配到县城粮库当工人去了。他换下笔挺的中山装的时候对妈妈说：“早晚有一天我会穿着它再回学校，我就不信学生可以不学文化！”

爸爸的倒霉在我看来势在必行。因为妈妈先他之前被判为苏修特务，妈妈戴着高帽子开始了游街经历。一个校长的老婆是特务，这校长起码也该是个情报员。杨菲菲与我斗嘴时就这么骂过爸爸：“他是苏修特务的狗腿子！”我毫不客气地回敬杨菲菲：



“你爸是你妈养的狗杂种！”结果狗杂种的后代和狗腿子的后代扭结在一起，互相咬，她把我的胳膊咬青了，我把她的大拇指的指甲咬裂了。

黑印度正要打伞出门，院门响了，妈妈回来了。妈妈被雨淋得精湿，手中提着一只篮子，那里面装着的菜被雨洗得一派青绿。

妈妈见院子里没有自行车，就问黑印度：“你爸还没回来？”

“没有！”黑印度很干脆地说。

“他也该回来了。”妈妈嘀咕了一句，将篮子放到仓房的雨搭下。

“天下雨了，他没穿雨衣，说不定半路上躲到哪棵树下避雨了呢。”黑印度说，“他要是在树下逮只兔子，还不得在那儿笼堆火烤兔子吃呀！”

妈妈忍不住笑了，她对黑印度说：“你爸他哪有那份闲心！”

黑印度一撇嘴说：“他是没碰到野味，碰到他就有闲心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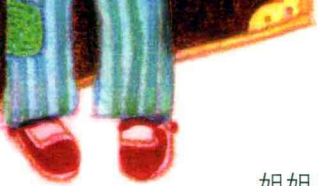
“刚才那雷那么响，他会不会被——”妈妈忧戚地说。

“他又没做缺德事，不会被天打五雷轰！”黑印度说，“雷劈的人都是坏蛋！”

妈妈听了黑印度的话，这才有些心安地进屋换上一套干爽衣服。我把纸帽子捧给她看，我控诉黑印度把鸟笼挂在帽子上，屎都落在那上面了。

“没事儿，他们看不清楚的。”妈妈温和地说。她把那帽子放在茶柜上，就像放暖水瓶一样地小心翼翼。





姐姐见窗台上两只苍蝇在闹，就握着苍蝇拍去打。黑印度见天基本晴了，就把鸟笼提到院子里，让它们见见已透出暮气的天光。我呢，因为妈妈没有责备黑印度而有些悻悻然，我故意碰翻了窗台上的花瓶。那是只天蓝色的鱼形花瓶，里面插着一束已经半蔫的野花。

花瓶里的水已经有几天未换了，黏稠而又散发着臭气。姐姐扶起花瓶嗔怪我：

“就剩一只花瓶了，你还想把它打碎了不是？”以往我曾打碎过两只花瓶，一只是圆肚形的，褐色；另一只与我碰倒的这只一模一样，它们是一对。据说这对花瓶是爸爸妈妈结婚时，他们的朋友凑钱买的。我想这花瓶肯定看到了我出生的情形，它是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，所以老是想着把它打碎，让它失去记忆。

“我看这花瓶碍眼，”我说，“你们也不想想看啊，鱼嘴里天天插着满满当当的花，它怎么喘气啊？我一看这花瓶就憋得慌。”

妈妈正打算出门，她听了我的话又折回身来，她把花瓶拿起，放到窗台的角落，对我笑笑说：“以后再养花，就不用这鱼瓶了，用空罐头瓶吧，省得你憋得慌。”

姐姐把花瓶流淌出的脏水用抹布擦了，又将那些已不精神的花扔进垃圾桶里。她显然对妈妈纵容我有些不满，她嘟囔道：

“又不是真的鱼嘴，你跟着气闷什么。”



妈妈微妙地笑了，她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姐姐，说：“什么时候我再采一把花回来养，你们喜欢什么样的？”

“百合。”姐姐说。

“紫马莲。”我说，“要是芍药花就更好了。”

“芍药都开过了。”姐姐说。

“没准也有一枝两枝没落的，赶巧被我采到呢！”妈妈说这话时，语气和面部表情都呈现着一股天真的情态。她对我们说，她要出去迎迎爸爸，让我们不要乱走。

雨停了。天色愈来愈昏暗了。八仙桌上的饭菜渐渐凉了。只听到墙上挂钟“滴答滴答”响，黑印度又把鸟笼子提回后屋了。他在路过灶房的时候被柴火绊了一跤，他骂：“贱骨头，把你们烧成灰你们就鸡巴老实了。”

我讨厌黑印度，他说脏话是不分青红皂白的。有时对人和事，有时则对物。我最受不了他对着物口出不逊，因为它们又没长嘴，无法与他唇枪舌剑地辩论。姐姐消灭了苍蝇，又擦干净了窗台，唤我给灶膛点把火，她想把粥热一下。

“这钟声要是能当柴火使就好了。”我嘟囔一句，很不情愿地到灶房烧火。柴火一旦烧起来就噼啪作响，这让我有种错误联想，认为响声里应裹挟着热气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饭菜凉了，让钟声去烘热它们就是了。

刚点起柴火，爸爸就进来了。

他披着件橘黄色雨衣，看上去很鲜艳。他把自行车停好，先问候了一下鸡架里的鸡：“你们吃饱了喝足了？”他爱给鸡喂食，



所以他走在院子里的时候，总有一群鸡像士兵保护着将军一样簇拥着他。

“你妈还没回来？”他进了里屋后问姐姐。

“回来了，找你去了。”姐姐说。

姐姐正在拟写一份与父母的决裂书，这是班主任老师授意她写的。说是如果她不与他们划清界限，就加入不了红卫兵。她正有几个字不会写，打算着问父亲呢。可是爸爸听说妈妈不在，就急着出去找她。

黑印度对姐姐说：“你问他，还不如问字典！字典比他能耐，问啥有啥！”

黑印度这一段不管爸爸叫“爸爸”，他称爸爸为“他”。姐姐呵斥他说：“以后别‘他他’的，那不是爸爸嘛！”

“不叫‘爸爸’怎么了？”黑印度说，“他不过是个臭老九！”

姐姐说：“你滚！”

“你不也写决裂书要和他划清界限吗？”黑印度说。

“可他去粮库接受革命再教育了，他被改造好了还是个好同志！”姐姐说。

黑印度不吭声了。我已经把苞米面粥重新温了一下。那粥初次出锅后，粥的表面凝了脂，看上去就像盖了一顶金色草帽。如今热气再度熏炙它，那上面就被抻出道道裂痕，感觉这草帽就像是破了。我把粥从锅里重新端回饭桌，打算着再热热土豆丝，它已回生了。

“等爸爸妈妈进屋了再热。”姐姐制止我热土豆丝，她说这菜



不经热，热一回就不脆生了。

“操，我都饿了。”黑印度瞟了一眼饭桌，说，“他们是不是互相找到外国去了？”

“印度！”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报复黑印度。

“操，男人黑点我看不错，像是有种的样子！”黑印度回敬我说。

“驴脸也黑！”我说。

“对，它还是个豁牙子呢，一叫唤那嘴就漏风！”黑印度恶毒地说。

我正要去灶房抓一块劈柴打黑印度，妈妈回来了。她满面焦急的样子，一进屋就问我们：“你爸爸还没回来呀？”

“你没见院子里有他的自行车啊，”我说，“回来了！”

“那他人呢？”

“找你去了！”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妈妈脸上的表情松弛了许多。她问我们：“他是不是被雨浇透了？他没把湿衣服换下来就找我去了？”

“他没挨着浇。他穿了一件跟橘子皮一样色儿的雨衣，可漂亮呢。”我说。

“那雨衣呢？”妈妈的眼睛挑了一下，问。

“在水缸盖上呢！”我跑到灶房，飞快地把雨衣取来。

那雨衣还湿着，就像夕阳映照下的一片湖水，看上去鲜润明媚。它的身上还沾着几枚碧绿小巧的树叶，想必是狂风把它们从树上赶到行进在山路上的父亲身上的吧。这树叶可爱极了，就像



出浴少女留在身上的几点皂花，有一股淡淡的馨香。可是妈妈却用凄婉的眼神看它，仿佛是她心爱的女儿出去学坏了一样令她伤感。她有气无力地问：“谁给你爸爸披了这么漂亮的雨衣？”

“肯定是个女的！”黑印度接过话茬说，“男子汉谁用这么鲜艳的雨衣？”

妈妈的眼神更加愁苦了。她用手抚弄了一下衣襟，飞快地走进屋子，打开衣柜，把属于她的那包衣服抱到炕上。我们家人的衣裳，每人一包袱，爸爸的包袱皮是白色的，姐姐的是紫花的，我的是红花的，黑印度的是绿色的，而妈妈的是深蓝色的。其实白色的原本是黑印度的，可他嫌那颜色丧气，就像孝布一样，所以爸爸就把绿色的换给他。他对绿色也不是十分满意，说是一个绿包袱看上去就像只癞蛤蟆。

妈妈解开蓝包袱，她的那摞衣裳就一层一层地呈现了。它们绝大多数颜色深重、老旧，不是黑色、蓝色的，就是紫色和咖啡色

